



多布库尔河

萨娜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一辑

多布库尔河

萨娜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布库尔河 / 萨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6717-2

I. ①多… II. ①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291 号

多布库尔河

作 者: 萨 娜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90 千

印 张: 14.75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17-2

定 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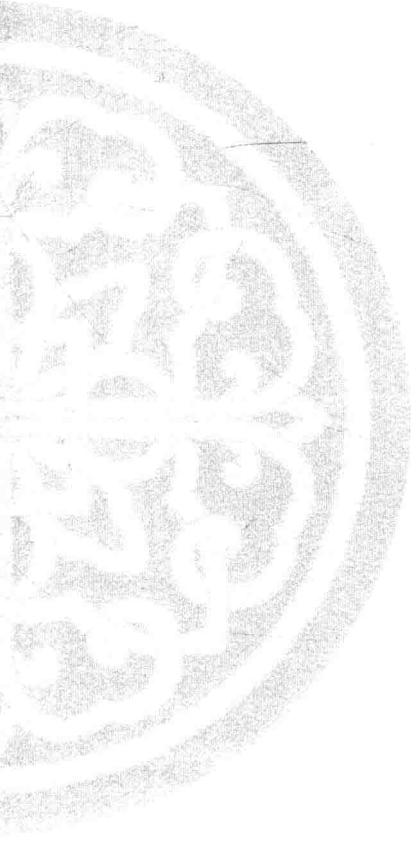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45〕

第三章 〔101〕

第四章 〔137〕

第五章 〔181〕



第一章

【壹】

妈妈在白雪皑皑的大地上生下了我。

那个冬日的早晨，飘飞了一夜的大雪总算停下了，空气里散发着寥远的寂静气味。我在妈妈的肚子里不安地躁动起来，因为我看到了整个世界被大雪挤压得阒无声息。我踹醒了妈妈。她从狍皮被子里伸出手，小声地骂了一句，便扑通一下坐起身，她决定出去打猎。这样糟糕的天气，那些小动物肯定从洞穴里跑出来觅食，它们饿得快死了。不过，在厚厚的雪地上，它们没法飞速奔跑，妈妈相信自己的枪法不会让她空手而归。

她点燃了篝火，支起吊锅的三脚木架，用昨天剩下的半只山鸡煮汤。我的躁动让她越来越难受。她双手合拢放在胸口，不安地对着篝火祈祷：火神，赐给我力量吧。让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再挺一挺，他来得不是时候，今天是整个冬季最寒冷的一天，我听得见大地冻裂的声音。

姐姐苏妮娅在她身后哭起来，由于耳朵上的冻疮疼痛难忍，苏妮娅用手抓破了皮肤。妈妈匆匆地结束了祈祷，边大声喊着让哥哥各罗布起来照看妹妹，边把玉米面用水调稀放进吊锅的汤里。各罗布从狍皮被子里跳出来，迅速地穿上衣服。行啦，哭巴精，闭上嘴巴，他摇摇苏妮娅的脑袋，气哼哼地说，你有完没完，你要是小子，我就揍你啦。

妈妈用手里刚拿过的一条劈柴顺手揍了各罗布一下，让他闭住嘴

巴。她跑到苏妮娅身边刚看一眼，便叫了一声。苏妮娅的小手冻了，一定是夜里睡觉不小心，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冻着的。喂，拿雪来，她朝各罗布喊，给妹妹搓搓手，你没看到我忙吗。

各罗布跑出去，又跑进来，用手里的雪搓苏妮娅小手的冻疮。他干得很老到，一点也不像六岁的孩子。苏妮娅停止了哭泣，对妈妈喊：我饿，妈妈。

妈妈一下子用手捂住脸，她想念父亲时就这样，好像重新捂住过去的日子。你看见了吗？我快被逼疯了，她说，两个孩子每天朝我要吃的，肚里的孩子也要降临人世，可是你离开了我们，去了那里。

我踹了妈妈一脚，让她振作起来，现在不是她哭哭啼啼的时候。用木杆支撑起的斜仁柱帐篷抵御不了外面的严寒。玛鲁神灵知道，大兴安岭的冬天寒冷极了，比死亡还要寒冷。在零下五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下，许多动物随时会倒毙在暴风雪中。生命在这个季节里非常脆弱。

妈妈感到了腹疼，脸上渗出一层细汗。她没时间发牢骚了，必须抢在生我之前做完该做的事情。现在，她要喂饱两个孩子，照看火塘里的火旺盛地燃烧，烤干孩子的鹿皮靴鞅。最重要的是，她不能空着肚子出去打猎。昨天，她顺着木梯爬上“奥伦”仓房里取食物，不禁忧心忡忡。冻肉和粮食只能维持七八天，无法提供她在产期里全家人的饮食。

没有奶水，婴儿会饿死的。

我紧紧贴在妈妈的子宫里不敢动弹。因为我知道，那道神秘的生命通道正在缓缓地开启，我听见了它张阖的有力蠕动。但是我不能出去，我的灵魂正在高空飞翔，若是它来不及进入我的肉身，我降生后只能成为可怜的白痴或怪胎。

我紧紧地贴住妈妈，焦急地等待与灵魂重逢。我不知道在上世里我是谁，从哪里落到妈妈的腹中，未来将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灵魂能引领我走向大地的每一天。玛鲁神灵已经让我睁开了今世的眼睛，我看见了森林。它被厚厚的白雪包裹住，像巨大的胎儿一样缓慢地呼

吸，发出古远而悠长的节奏。当森林沉缓地喘吁出一口气，大地也跟着轰隆起伏一下，那轮亘古的太阳已经跃然而起，它的光芒冲散了阴沉沉的雪霰，天空变得明亮清澈。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远古传来的歌声。它庞大而缥缈，缓缓地流淌在岩石、树木、无边无际的皑皑白雪上。我的灵魂在歌声中飞舞，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吸引它飞向我。歌声融化掉它翅膀上面的寒霜，它飞翔起来轻盈许多。

我哭了，奇怪的是，我发不出哭声。我看见灵魂在歌声中飘浮，飞翔，我幸福地哭了。

玛鲁神灵说过，所有的生命都会听见宇宙的歌声，就在生命开始出发的时刻。

我的灵魂，它突然冲向明亮的太阳，然后消失了。我感到眼前顿时黑暗而混沌，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的小心脏怦怦地跳着，憋闷得很难受，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什么叫痴呆和残缺，它使你无止境地坠落，被黑暗吞噬的坠落。

我的灵魂又出现了，它像箭一样从天空俯冲而下，遽然间冲进我的肉身。我听见它发出泡沫破灭般微弱的叹息，一切归于平静了。

它结束了我的神话时代。我不再属于天空，而属于了大地。

大大咧咧的妈妈因为我的平静放了心。她用雪一遍遍拼命地揉搓苏妮娅的小手，总算看出皮肤泛出正常的血色。她和孩子们喝过稀粥后，把苏妮娅重新放进狗皮睡袋里，大声告诉各罗布：你看好妹妹，别让她再把手伸出来，往火塘里添样子。火要灭了，你们都得冻死。

各罗布害怕地看着大腹便便的妈妈，猛然喊：妈妈，不要出去，外面冷！

妈妈从柱子上取下挂着的别力弹克枪，朝各罗布笑一下：儿子，听听，那是什么声音？各罗布又喊：妈妈，别出去！外面隐隐传来野鹿的叫声，犹如一片枯叶悄然飘落在静静的河面，但她听见了。爸爸曾经对各罗布说过：你们的卡思拉妈妈有一双神奇的耳朵，能听到别

人听不到的声音。妈妈一下精神起来。仁慈的玛鲁神灵真的是在帮助她，在这样的鬼天气里赶过来一头鹿，而不是无足轻重的雪兔或叽叽喳喳的山鸡。山神白那查，她来不及拜求它了，也没时间哄儿子。她撩开兽皮门帘走出去，被寒风呛得咳嗽着骑上马，朝不远的林子里奔跑。

马跑得很吃力，厚厚的积雪陷住了它的四条长腿，妈妈被颠动得一个劲儿摇晃着上身。我憋闷得难受，开始旋转着身体寻找那条生命通道。有一个神秘的声音提醒我，我该出去了。

妈妈感觉到我正在挣脱她的身体，一下子慌乱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应该帮助我，打开她的双腿，让我顺利地出生，而不是坐在马背上堵住我的通道。可是她顾不得我，她看见了雪地上新鲜的鹿粪和蹄印。从雪塌陷的深度上看，这是一头三岁的野鹿，饥饿让它丧失了警惕，它居然跑到这里来觅食。

马也看见了鹿印，颠跑得更快了。它紧紧踩在蹄印上，不落下一步。妈妈听见了不远处传来鹿的叫声，柔和而悲怨，是母鹿的叫声。若是公鹿，一定会气冲冲地叫，挨扎了似的。

妈妈跳下了马，她忘记了自己的疼痛。母鹿已经出现在她的视线内。它正用灵巧的蹄子撩开厚厚的雪层，寻找地衣、苔藓和枯草解饿。从它瘪瘪的肚子上看得出来，它饿坏了。饥饿和寒冷让它迟钝了，否则它会发现出现在面前的危险。枪声响了，子弹准确地射中母鹿，它仅仅来得及惊讶地望了妈妈一眼，便扑通倒了下去。

我听见了那一声枪响，看见了冒着蓝烟的子弹钻进了母鹿的腹部。我的眼前盈满了血色。有一种力量从前面牵引我，我和它纠结着、撕扯着向那个世界挣扎。我用脚和手踹打着，碰撞着，寻找出去的通道。

妈妈疼痛得弯下腰，这个坚强的女人来不及喊叫，刚把狍皮大衣铺在雪地上面，我就顺着一摊血水滑落出来。她跪在大衣上，用匕首割断了脐带。在零下五十多摄氏度的森林里，在雪地上，我攥紧拳头，咧开嘴，发出第一声哭啼。

【贰】

我生下来就没有爸爸。爸爸给各罗布制作过小弓箭、小推车和摇篮，给苏妮娅用桦皮剪出各种小动物。我没有爸爸，没有爸爸给我制作玩具。当我能坐在妈妈怀抱里时，她再也无法怀孕了，因为我没有爸爸。

我跟妈妈要爸爸时，已经五岁了。

大我四岁的苏妮娅常常把我堆到铺位上，拿过桦皮盒摆在我面前说：自己玩，姐姐干活哪。她像个小大人，可以帮妈妈烧火，做饭，晒肉干，搓鹿筋绳。十一岁的各罗布个子一下蹿得很高，他已经能用枪打灰鼠和兔子。

我孤单地玩着桦皮盒里的玩具，那是爸爸给苏妮娅剪的小动物，她像看守宝贝一样谁也不让动。对我，她就大方起来，我是你姐姐呀，她说，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沙拉苏姑姑生了女孩，满月后抱出帐篷被我看见了。神奇的小人儿，她瞪着明亮的眼睛瞅着我笑起来。我想摸摸她，沙拉苏姑姑不让碰。她太小，等长大一点跟你玩，她哄着我说，马上钻回了帐篷，生怕孩子受了风。

我跑回去找妈妈，让她给我生个妹妹，还有弟弟，我要哄着他们玩。妈妈正忙着缝各罗布的狗皮裤子，他钻进林子里打灰鼠，树木的

枝条刮破了裤子，显然他上树了。妈妈边缝两处咧开大嘴的口子边生气，各罗布太淘气了，她总是找不到他，虽然她知道儿子跑进林子里练枪法，但他还太小，轮不到他养家糊口。

我要妹妹，我坚决地说，我还要弟弟，这样我就有小伙伴啦。妈妈惊愕地瞅着我，奇怪我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古迪娅，乖巧的百灵鸟儿，没看见妈妈忙疯了吗，她说，出去玩儿吧，今天的太阳多好。

妈妈总是说她快忙疯了，总是说你出去玩儿吧。我只好孤单地找蚂蚁玩。在大树根下，那群蚂蚁又开始排着队搬东西了。我把一根草横放在道路上，它们起初犹豫着怎么走。一个黑色的蚁王马上爬过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它威武地爬到草上，摇动着小脑袋，后面的队伍便迅速爬过去，继续前进。

我跟它们玩了很久，最后困得倒在树根下睡了。在梦里，这些傻头傻脑的家伙仍然向我涌来，好像和我势不两立。妈妈在帐篷里喊我，我却听不见。她一下子慌了，跑出来找我。她总算在树根下找到我，抱起我就哭了。可怜的古迪娅，可怜的孩子，你爸爸看你这个样子该心疼死啦。她边哭边说。

妈妈想念爸爸。她死去的丈夫是一个出色的猎手，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勇士。但是他死了，葬在高高的风葬台上，让妈妈变成了寡妇。

爸爸死在那个雾迷蒙的天气。这样的天气里，猎人一般不出外打猎。可是爸爸还是钻进林子里。妈妈怀上我六个月，需要营养，而苏妮娅和各罗布尚小，帮不了大人的忙。爸爸骑上马朝林子深处走去时，没有想到自己一去不复返。乌力楞的男人们在一处悬崖下找到了他的尸体，还有那匹摔得粉身碎骨的马。克道鲁爷爷推测爸爸被一头野鹿引到悬崖边，它们经常这么干，雾气太浓郁了，他来不及收紧马的缰绳，就像白桦树叶那样飘下去。

玛鲁神灵说过，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好惹的。

妈妈不是第一次遭受亲人死亡的打击了，她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但是最让她无法原谅自己的，是大儿子失踪。她生下第一胎时才十六

岁。儿子刚满月，她就用摇篮背着他，和爸爸一起进林子里打猎。儿子四个月时，已是盛夏季节。和往常一样，在途中她喂饱了儿子，把他牢牢地捆绑在摇篮里，挂在高高的白桦树枝上之后，他们便骑着马钻进了更深的林子。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走远，无论能否打到猎物，一定要尽快返回去。那天妈妈的运气不错，打中了一只狍子。本来那只狍子让爸爸一枪击中了后腿，撒腿逃跑，妈妈补了一枪，它才一头倒下。等他俩高高兴兴回来，摇篮里空空荡荡。这两个不幸的人差点没疯掉，他们怎么也不肯相信，儿子会像乌麦鸟一样飞走了，但那只摇篮跟噩梦的脸似的，在他们眼前荡来荡去。

哥哥的失踪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妈妈经常在梦里听到儿子的哭声，半夜里她的喊叫惊醒了全乌力楞的人。可怜的人儿，快让她怀上孩子吧，那些女人私下里同情地说，一旦当上母亲，就顾不得做梦啦。

虽然妈妈又怀上孩子，却无法忘记这件事情。有些时候，她正干着活，却猛地停下呆呆地想着什么，然后咒骂自己：该死的娘们，玛鲁神灵为什么放过你，上刀山下火海的蠢货！

乌力楞的人从来不嘲笑妈妈，从不在她面前提这段悲惨的往事，而是用沉默帮助妈妈恢复正常的生活。玛鲁神灵说过，人生下来就走向死亡，有生就有死。活着便是一切。

我闹着要妹妹和弟弟，我的话连鸟儿都听见了。白嘎拉姐姐哄我玩时说：傻瓜，没有了爸爸，你妈妈怎么给你生妹妹。

在一边缝婴儿服的沙拉苏姑姑拍了女儿脑门一下：多嘴多舌的丫头，我用松树油粘住你的嘴皮子。

这一回我跟妈妈要爸爸了。妈妈，我要爸爸，我口齿不清，把爸爸说成巴巴。她叹口气，不知怎么哄我才对劲儿。这个丫头从小就倔犟，让她伤脑筋。我跟在她身后转来转去，一遍遍地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妈妈从桦皮箱里找出爸爸的照片拿给我。古迪娅，这是爸爸，她郑重地说，他在天堂里等妈妈过去。什么时候你们长大了，我就走了，

你们快点长大吧，我都等不及啦。

这张黑白照片被妈妈藏在桦皮箱里，从没拿出来让我们看。她怕强烈的阳光夺走男人的形象，怕我们的小手撕坏了软软的纸。爸爸在照片里傻头傻脑地笑着，连眼角的皱纹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他身后什么都没有，一片黑暗，那种黑暗比深夜还幽暗。

妈妈说，这张照片是她刚怀上我时，爸爸下山照的。他和另外两个人牵着驮运猎品的四匹马去商人安达那里换粮食，被照相馆的人拉进去拍了照，爸爸为此付了一张水獭皮。他为自己的好奇和勇敢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当他回来后拿照片炫耀时，老人们默默地离开了他。他们看到爸爸的灵魂被摄进这张魔纸上，认为这个不幸的人早晚要出事。果然他就出事了。

在照片里，我找到了自己。我长着和爸爸一样的黄头发、小眼睛和塌鼻子。

你和爸爸一样，当我犯倔时，妈妈便愤怒地指责我，你和爸爸一样倔头倔脑，真让人生气，女孩要温柔一点，男人不喜欢倔女人，早晚有人收拾你。

我才长到九岁时，妈妈就这么教训我。

我不要男人，我生气地顶撞她说，我只要妈妈，让苏妮娅要男人吧。

她忧伤地看着我，比看到一棵会走动的树木还吃惊。

你到底是谁呀，古迪娅，她抚摸着我的小脑袋说，你是多么奇怪的孩子，在你眼睛里，我看到了你爸爸。她一下子把我搂在怀里泣不成声。爸爸从我眼睛里流下泪水，滴在她脸上。我的泪水如此炽热，妈妈一下子放开我，默默地跪在悬挂的玛鲁神龛前祈祷。最后，她奇怪地说了一句：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丢脸。

她说给谁听呢？